

祝  
允  
明

墨迹大觀

J292.26  
109

祝  
先  
明

墨迹大觀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沪)新登字102号

祝允明墨迹大观

编者：陈先行 陈麦青

责任编辑：孙国彬

封面设计：陆全根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发行（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上海市印刷七厂

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5

印数0001—8000

ISBN 7-5322-1407-9/J·1327

定价：36.00元

# 祝允明书法艺术概述

在中国书法史上，明代的祝允明可谓当之无愧的大家——这不仅指其深厚广博、兼擅各体的传统功力而言，更重要的，是他那潇洒豪迈、变幻脱俗的独特风格，令人一见难忘。

祝允明（一四六〇——一五二六），字希哲，苏州府长洲县人。生而枝指，故又号枝山、枝指生等。幼即颖敏，长而博学，史称其「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文章有奇气」。与同时唐寅、文徵明、徐祜卿齐名，号「吴中四才子」，有《祝氏集略》等传世。举弘治五年乡荐，因屡赴会试不中，遂由谒选出知广东兴宁，兼摄南海。后迁应天府通判，故亦有称其「祝京兆」者。不久辞归，放浪山水，诗酒自娱。「尤工书法，名动海内」，被时人推为「本朝第一」。后世又以其与文徵明、王宠、陈淳并列，曰「吴中四名家」。

作为一个有独到造诣的书法家，祝允明首先具备厚实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方面，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功底修养。这除了他本身的不凡的天资和潜心用功之外，主要还和他所处的人文环境、地域特点及时代风尚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其祖父祝颢、外祖父徐有贞，以及后来成为其妇翁的李应祜，均系当时享誉吴门的才学之士、书法名家。允明幼秉庭训，在长辈们的指点下，「自髫髻以来，绝不令学近时人书，且所接皆晋唐帖也」，因得窥书学门径，奠定了优良扎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在祝允明出生的前后，以苏州为轴心的吴中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发展，在文学上，已经开始进入了继明初消沉之后的复兴时期。前辈人物如杜琼、沈周、刘珏、朱存理、吴宽、王鏊及允明的内外二祖，由经常的过从优游、谈艺论文，到提出以复兴古代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古文辞」，形成一种带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氛围。到了祝允明的时代，此风更盛。祝氏本人二十岁左右为府学生员时，就已经以力攻古文辞而深得学官赏识，崭露头角。稍后，又与都穆并以古文辞名吴中。到了其三十岁左右的弘治初年，更有唐寅、文徵明等名士「追逐其间，文酒倡酬，不间时日。……俨然皆以古人自期」，「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休」。先后在



一起切磋论艺的，尚有张灵、黄云、蔡羽、徐祜卿、王宠诸文士。童年时代的家教，加上这样的环境风气，祝允明在书法传统功力上的造诣，自然非同一般。更兼当时的吴中地区，商品经济已渐次萌芽，书画等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因社会需要而进入市场。尤其是一些名家，如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的作品，常常有人以重金求购，故尔唐寅能自信地写下「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豪言。专攻书法的祝允明，也在此行列之中。据记载，其年方二十有九，慕其文、书之名，「操觚而求者，户外之厅常满」。「指我乞书辛亥岁，知君又泊阖间舟」，「乙酉正月将尽，客将此白素，乞为钟、王小楷」，「昆山魏诚甫远谒，乞书《黄庭》」，……我们从现存的祝氏诗文及书作题语中，常常能看到这类作品。可见卖文鬻字，须精熟众家各体，才能面对不同的需求，应付自如，这也是促使祝允明在研习历代名家之作上刻意用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为如此，与祝允明同时的一些学者名家们，就已经对其转益多师、渊源有绪的书作，予以极高的评价。如顾璘认为：「祝氏『书学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力俱深，故能得心应手。」而稍后的王世贞，则更详细地指出：「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我们如果对照存世的祝氏书法墨迹，就能更为直观地找到有关这些评论的佐证。如其六十三岁时仿三国钟繇、唐张旭、前贤章草、宋苏轼、黄庭坚、元赵孟頫六家书意而作的《六体诗赋合卷》，就是一件颇为典型的作品。通过此卷，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祝氏在研究这些大师作品过程中所具的娴熟功夫和独到悟性。下面拟再分体各举一二，以进一步更窥其详。

祝允明的楷书，主要取法于钟、王及唐代诸家。如早年所作《书唐宋四家文》，结构用笔，均明显地透露出受钟繇影响的痕迹。中年作品，如五十四岁时书写的《出师表》，笔法体势，亦无不得钟书《宣示表》之力，并融入右军《黄庭经》及大令《十三行》神韵。在用笔中，有伸有缩，从而将含蓄和开张巧妙地交互一体。在结构上，根据不同的字，竭力进行曲直长短、斜正疏密的恰当安排，以求变化，给人以一种胸有全局、驾轻就熟的感觉。而晚岁之作《松林

记》，又展现了其浸淫欧、颜的不凡功力。在这些作品中，祝氏将欧体的挺拔严谨与颜字的浑厚老辣，极为自然贴切地融为一体，形成平整端庄、劲健凝重的面目，充分显示其既善于汲取诸家精髓、又能融会贯通的艺术境界。另一件晚年作品《毛程妻韩夫人墓志铭稿》，则将唐代虞世南那种拙朴老成、含蓄蕴藉的醇厚风格，表现到点画结体、章法气韵，耐人寻味。此外，祝氏楷书也有以米南宫、赵松雪格调为之者，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其临仿米书《千字文》及赵书《常清静经》合卷，就颇得两家神韵。而《过云楼书画记》著录祝书《拟诗外传》，顾氏评曰：“米襄阳书为有宋一代之冠。而挹其滴髓者，草则吴云壑，楷则祝枝山”，亦可参证。

祝允明的行书，常常透出其用心于元代赵孟頫及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诸家的底蕴。以其中年所书《在山记》为例，我们从那和婉流转的笔法、道美优雅的体势，一望而知，是以赵书为本的作品。只是其流转中略带生涩、优雅中时见高古的格调，又无不体现其远绍旁讨、善于取舍的眼力功底。祝氏的另一件行草《丹阳晓发诗卷》，则集东坡之天真浑朴、山谷之纵横排阖、元章之顿挫跌宕于一卷之中，皆取其神而着意于个人风格，不愧为出神入化的精湛之作。

被推为明朝第一的祝氏草书，就我们看来，当指其远追晋唐的深厚功力和展示个性的豪放不羁两方面而言。以前者论之，如其六十二岁时所作的小草《赤壁赋》，点画用笔，精心细到；结构布置，恪守古法。开卷之余，确实能令人味得王羲之《十七帖》、释怀素《小草千字文》诸作中的许多共同之处。又如《曹植诗册》，用楷法入草，结体严谨，行笔放而不纵、逸而不散，且全篇字与字之间很少互相牵带，却又具笔断意连之态，是为典型的“二王”风范。不少类似这一风格的祝氏草书，倘置之晋唐诸贤作品中间，恐怕皆可达真伪难辨的境地，足见其笔下功夫的扎实到家。

但是，作为一代大家，祝允明所有那些得心应手的传统功夫，也仅仅只是一种必须的基础，或者说是一段必经的路程而已。真正奠定其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杰出地位的，还是他那气势奔泻、格调雄奇的狂放大草。因为只有这类作品，才充分体现出他强烈的鲜明的个人意志，闪耀着其独立不群的自我精神。

据考证，祝允明虽为苏州籍人，却出生在其祖父山西布政使右参政的任上。北方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吾生托燕冀，抱禀愧沉郁」——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的性格。尤其是他六岁那年随致仕的祖父南归，途经气势雄伟的太行山区，更觉得「童心多惊壮，意气已飞扬」。直到日后回忆此景，还满怀激情：「邈哉雄豪观，寤寐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为人「简易佚荡，不拘礼法」，「傲睨当时，轶出尘埃」的狂士个性。而他那一笔恣意挥洒、酣畅淋漓的狂草，正可谓「字如其人」。更有趣的是明代文从简竟引王世贞「一展示间，太行诸山忽若奔动」之语来评赏祝氏的狂草作品，真是绝对的佳话！

与祝允明同时的吴中著名诗人黄省曾，写过一首题为《祝京兆草书歌》的长诗，极其生动地描述道：「枝山草书天下无，妙洒岂特雄三吴？群萌万象出毫下，运肘便觉风云俱。丝持浪转信神动，筋回墨纵皆春敷。分明造化宰君手，左攒右剪形形殊。天愁鬼哭不宁岁，鸾惊龙骇谁争驱？迩来南海作仙令，观涛历险笔愈圣。奇文豪咏兼称之，处处江山好辉映……」的确，祝允明的狂草，在汲取张旭、怀素及黄庭坚诸家之长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力聚毫端，果断精确。常常将连贯呼应的进笔与流转和润的笔势交相运用，达到一种刚健有力而又自然飘逸的效果。他还独具匠心地把个别点画作为书卷中某些字来处理，力求变化与和谐的统一。并且十分强调字与字之间的自然连接，把它们视作其跳跃变幻而又妙相照应的通篇章法中的有机组合。因此，直到今天，只要我们打开任何一件祝氏狂草作品，那奔蛇走虺的行笔气势、跌宕飞动的线条之美、瞬息万态的结字布局，立刻会产生一种勾魂摄魄、震慑心灵的神奇力量，给人以豪迈激荡、如痴如醉的感觉。这次收入本书中的大草《赤壁赋》（原件现藏上海博物馆），就是其中最典型的精品之一。在这卷长达十多米的巨作中，书家以其劲练的结体、自如的运笔、雄放的气势，将自己热烈奔放的个性情怀、刚强自信的人格力量，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你的面前，令人注目神往，难以忘怀。这，大概也正是祝允明草书艺术扣人心弦的魅力所在。

最后要说明的是，史载祝氏书法，「晚岁益出人变化，莫可端倪。酒酣纵笔，神鬼怪幻」。然而这「晚岁」究竟是指其一生中的哪几年？这「益出人变化，莫可端倪」的书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我们觉得黄省曾诗中「迩来

南海作仙令，观涛历险笔愈圣」一句，值得注意。这里「南海作仙令」，显然是指其出知广东、兼摄南海这段经历而言，则当在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到十五年（公元一五二〇）之间。我们又进一步将祝氏书作能考得年代者，全部系列成表（见附录），结果清楚地发现：从正德十一年即祝氏五十七岁那年起，直至其六十七岁（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去世这十年中的作品，草书和行草书，占了很大的比例，恰为黄氏所言之证。于是，是否可以这样说：关于这个问题，也就因此而有了初步的结论。

又历代评论研究各家，大都批评祝氏草书常常有不计工拙、散乱失笔的毛病，并从书写风格、用笔技法、性格习惯等方面去分析。我们以为，除了这些之外，还必须重视其在书写每件具体作品时各不相同的背景，探索因即时即刻的环境条件、心理情绪诸因素而造成的千差万别，如祝允明六十六岁时为友人文休承（名嘉，文徵明次子）所作草书《古诗十九首》长卷，是一件公认的精构佳作。卷后有祝氏自识，略谓：「暇日过休承读书房，案上笔和墨精，拈纸得高丽茧，漫写十九首，遂能终之。」而据稍后的王世懋记载：「昔闻祝京兆欲有所贷，文休承故置茧纸室中。京兆喜，为书古十九首，大获声价。」则可知其既欲有求，又是为友人作，更遇笔墨纸张俱佳，所以尽心尽力，趁兴而成。然而就在同年写另一卷草书时，即叹曰：「来索书者动粘数幅，欲夸人为多得。遥望兴残，临几手怒，安得而佳？此卷趣高而笔偶乏，即用二文羊氄落墨为之。」其倦懒应酬之态，跃然纸上。即便临时有兴，而笔墨诸品将就，亦只草了事。我们觉得：只有通过大量这样的个例观察和具体分析，才能对祝氏草书风格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恰如其分的把握。尤其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素养良好的学者，祝允明的草书之字，无论如何随意马虎，但始终恪守「六书」法度，从不杜撰偏凑，这也是区分祝氏草书作品真伪的关键所在之一。

以上两点，均为有关祝氏书迹的鉴赏研究，因陈管见于此，期供方家同好参考。



# 目 录

祝允明书法艺术概述	一	松林记册	一一〇
唐宋四大家文卷	一〇	和陶饮酒诗册	一一五
小楷书东坡记游卷	二七	七言律诗卷	一三七
可竹记册	二七	七言律诗卷(局部)	一三九
草书山水障歌卷	三〇	行草书唐寅落花诗卷	一四〇
诗翰卷(之一)	三四	前后赤壁赋卷	一四四
诗翰卷(之二)	三六	前后赤壁赋卷(局部)	一四八
诗翰卷(之三)	三八	草书杜诗卷	一四九
诗翰卷(之四)	四〇	草书杜诗卷	一五二
诗翰卷(之五)	四二	草书春江花月夜卷	一五八
诗翰卷(之六)	四四	草书李白五言古诗卷	一六〇
诗翰卷(之七)	四六	草书魏曹植五言古诗帖卷(局部)	一六三
诗翰卷(之八)	四八	草书魏曹植五言古诗帖卷	一六四
诗翰卷(之九)	五〇	草书诗帖卷	一六八
诗翰卷(之十)	五二	草书诗帖卷(局部)	一七二
关公庙碑卷	五四	草书杜诗卷	一七三
七言律诗卷	五六	草书曹子建诗册	一八三
草书诗卷	六六	陶渊明闲情赋册	一八四
草书唐韩愈五言古诗轴	七一	行书归田赋等文诗册	二〇四
草书千字文卷	七二	临魏晋唐宋人书册	二二五
草书诗卷	八〇	草书桃花赋、梅兄请名说册	二二三
草书七绝诗卷	八三	草书桃花赋、梅兄请名说册(局部)	二四一
楷书出师表卷(部分)	八四	尺牍(之一)	二四二
草书千字文卷	八六	尺牍(之二)	二四四
前后赤壁赋卷	八二	尺牍(之三)	二四五
草书七律诗轴	八七	尺牍(之四)	二四七
草书卷	八八	尺牍(之五)	二四九
		尺牍(之六)	二五一
		小楷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册	二五二
		临黄庭经卷	二五九

三九	宋儒六贤志传卷(部分)	二六二
四〇	宋儒六贤志传卷(局部)	二六四
四一	怀知识诗卷(部分)	二六六
四二	牡丹赋(部分)	二七〇
四三	草书唐贾至早朝大明官诗轴	二七四
四四	草书诗轴	二七五
四五	草书杜甫诗轴	二七六
四六	草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诗轴	二七七
	祖允晖庆诞记轴	二七八
	祖允晖庆诞记轴(局部)	二七九
	手札	二八〇
	生平小传	二八一
	历代评祝允明书法	二八五
	年表	二八七



### 一 唐宋四大家文卷

纸本 行楷书 纵二〇·四厘米 横二〇一·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 燕喜亭记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犇粪壤，焚榴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

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  
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  
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  
蔽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  
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德之道也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  
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  
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  
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  
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  
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

者呀然成谷，洼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蔽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

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  
 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來次其  
 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洛商涉浙湍臨漢  
 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  
 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猿獠所家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  
 饌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  
 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  
 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  
 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戴氏堂記



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猿獠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饌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堵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令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舳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堵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今（“今”字疑“令”字之誤）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舳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



之道其樂道與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  
 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  
 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  
 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  
 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  
 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  
 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  
 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與  
 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豐樂亭記

脩既治之滁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



之道，其樂道與？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為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與！于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

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  
山崢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  
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  
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  
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  
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  
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  
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  
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  
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  
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  
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

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崢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舟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何可胜数。及宋受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

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澹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  
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  
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  
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漁休養生息涵煦  
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  
谷之間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  
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  
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  
物之豐成而喜與余遊也因為本其山川  
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

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滌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余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